

■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

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敢为人先的湖南人在教育领域掀起了一股倡导女性教育的风潮。从中国女权运动的领导者唐群英、张汉英到新中国妇女运动领袖向警予、蔡畅；从创办女校的先行者许黄萱、曾宝荪到中国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、教育家劳君展；从考古学家曾昭燏到现代生殖学家卢光琇……在这些湖湘女杰的身后，有着启蒙智慧、培养女才的“摇篮”女校。今日女报/凤网推出《湖南女子教育的前世今生》专栏，从藏于时光深处的这些女子院校的前世今生，回溯湖南女性教育的高光时刻。

编者按

周南女校：被誉为“妇女人才的摇篮”，向警予、陶斯咏、蔡畅并称“周南三杰”

文/胡桂香

周南女校由著名革命教育家朱剑凡毁家兴办，“周南”秉承《诗经·周南》义旨，始称周南女校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，朱剑凡从日本留学归国，认为“女子沉沦黑暗，非教育无以拔高明”。他不顾清廷禁止女校明令，捐银近12万元，以长沙泰安里私宅花园房屋为校舍，开办女学堂。为避清廷禁女学之忌，考虑家塾是中国办学传统，朱剑凡便将女学堂命名为“周氏家塾”，1907年才正式命名为周南女学堂。

周氏家塾开始时只有周姓学生10余人，后逐渐增加外姓女子入读，到当年秋季，已有学生百余人。周氏家塾设二年制简易师范科，附以小学和蒙养园。办学中特别注重弘扬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，并且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办学精神。

1907年，随着学部颁发《女学堂章程》，周氏家塾改称为私立周南女学堂，这是湖南省较成规模的私立女子学校之一。学校除继续办师范本科外，还添设了缝纫、音乐、体操等专修科。随着班次增多，规模扩大，必须增建校舍。朱剑凡毅然将私宅花园全部献出作为永久校址，而且变卖私有田产，以所得的价款购买了地皮用来扩建房屋。朱剑凡的夫人被丈夫办学的赤诚所感动，也将陪嫁的金银首饰慷慨捐献，作为学校经费。这种毁家兴学的创举，在中国教育史上并不多见。

周南女校的办学方针为“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，要为社会改革和建设而服务”，课程建设坚持四个原则，即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、面向学生、推陈纳新、立足本国。全体师生均应“敬情将事，有严肃风、无浮嚣气，寓活泼于秩序之中”。该校强调启发学生的觉醒，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，鼓励学生立志求妇女解放。因此明言，凡未婚及订婚未嫁者都可入学，贫困学生也可在校半工半读。该校自开办到1916年，共培养五个班的师范生，学员均先后从事教育工作，结出累累硕果。

在办学上，周南女校还特别注重身体素质培养。1907年，周南女校举行第一次运动会，开湖南省女校运动会之先河，也是长沙市中学运动会之首例。据统计，在1925年至1948年间，在省级、国家级运动会上，该校共夺得女子游泳、网球金牌各1次，其他荣誉也收获颇多。周南女子中学的排球队非常有名，曾先后多次获得省运会冠军，4次获华中运动会冠军，1次获全国运动会冠军，1948



年上海第七届全国运动会上，该校女排代表湖南进入决赛，与实力雄厚的上海队、台湾队打成平手，并列第一名。此外，周南足球队也是湖南女子足球运动中最早成立的队伍之一。

周南女校造就了大批妇女人才。其中，被誉为中国妇女运动先驱的中共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向警予，就是该校师范科毕业生。而向警予、陶毅（斯咏）和蔡畅亦被称为“周南三杰”。著名作家丁玲也是该校学生。该校拥有一批知名教师，资深教育家徐特立，国学家李肖聃，革命家张唯一、周以栗、熊瑾玎、陈章甫，著名诗人吴芳吉等都曾在该校任教。

五四运动中，周南女校学生办起周刊《女界钟》，传播新思想、新文化，唤起妇女冲破古人“四德”的樊篱，成为湖南妇女界最早的革命刊物，吹响了男女平权的号角。该刊宣传抵制日货，反对奸商，抨击军阀官僚；集中地讨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，反对男尊女卑，要求男女平权、教育平等、社交公开，反对蓄婢、缠足；宣传妇女要谋求解放，必须首先做到婚姻自由和经济独立。该刊对当时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影响很大，出版了5期就被反动军阀下令停刊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周南女校是新民学会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。当时，毛泽东、蔡和森经常来周南女校与校长朱建凡等商讨社会问题。新民学会19名女会员中，周南师生占13人，向警予、陶毅、劳君展、周敦祥、魏璧等都在其中。

朱剑凡毁家兴学，呕心沥血培养人才的事迹，在校内广泛流传。该校还创作了《纪念朱校长》的歌，并建有“剑凡堂”。从民国八年(1919年)到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，周南女校有毕业学生2182人，因此也被称为“妇女人才的摇篮”“女革命家的摇篮”。

深圳的晚秋

文/颜淑华

这是一座南方的城市，四季如春，气候少有寒凉。因此，秋来得很晚很晚，晚得要待北方抖过几场雪，江南早已冷霜袭人，而且一年的日历所剩无几。于是，秋才带着她的清、爽、艳，还有云淡风轻，缓缓来临。

我不知道梧桐山究竟有多高，只是平日每每望去，只见白白的云烟层出不穷地从山腰的每个角落向上生出，一缕缕，一团团，一簇簇，自由自在地在山的上空弥漫，合拢，浮游，给山顶蒙上一层神秘色彩。隔着雾霭，你可以尽情地想象，却难以观赏到它的真面目。我揣测：它一定是在等待着某一天，或是某个季节的到来，就像羞涩的少女，倾心地等待心上人到来的那一时刻。

果然，晚秋撩开了梧桐山迷人的面纱。她，终于落落大方地彰显自己的葱郁、挺拔、伟岸、博大。

朝阳里，梧桐山满目青翠。远远地看得清自下而上、弯弯曲曲，白里泛黄的山间小路。还有从上而下，日夜流淌的涓涓溪水。山顶真的很高，很峭。一轮不舍与夜色一道隐退的大半个月亮似乎就是站在山顶，带着微笑，俯瞰人间。我想，嫦娥一定常常夜半三更时从月亮里面跳出来，在山顶上和着清风，伴着松涛，忘情地翩翩起舞。或许还常常忘了夜昼，忘了月亮还在等着她回宫。

那高高的山顶一定有歇脚的地方吧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应该有一间稻草屋，勤劳的祖先踩着荆棘，漫山遍野地耕种、收割。口渴了，掬一捧泉水解渴；起风了，稻草屋里避避风寒。避风寒的不仅仅有劳作的先人。对，肯定有慕名而至的诗人，他们登上山顶，把酒吟诗。你听，王维的声音：“空山新雨后，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”这声音似有似无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地在我耳边回旋。几千年过去，诗人早已弃红尘而成仙。可是流芳千古的绝句却依然鲜活地相伴古今晚秋别样的景致。如今，小路依旧，泉水依旧，风景也依旧。只有那远古的稻草屋不堪岁月的风雨，没了痕迹。现在有的，应该是个仿古的亭子。弯弯的角，圆圆的柱。里面可以休闲，可以娱乐，可以举目远望。望那朗朗长空，望那水天一色，望那层林尽染，望那几度夕阳红。

几声雁叫打断了我的遐想。抬头凝望，一群大雁排成偌大的人字，欢快地扇动翅膀，随着领头雁在蓝天白云中穿越时空，飞向自己想去的地方。

温度很宜人，太阳不红也不白，站在高楼的平台上，耀眼的海水刺激着我的双眼。只见阳光跌落在海里，海水银波闪烁，而天却变成了碧蓝碧蓝的。再远处，是一条白色的海平线。水和天，就在目之所及的地方交汇。这奇妙的景色，除了大自然的神笔，谁还能把它描绘？面对这辽阔的、浩瀚的大海，一种海纳百川的气概，一种容天容地的

胸怀在我心中荡漾。于是，我的人、我的心向海的方向划拢。

阳光将沙滩照得金黄金黄，赤着脚踩进去，松软暖和。不少游人悠闲自得地以各种姿势在沙滩上收获着明媚的阳光和心情。我提着鞋子，走过沙滩。转头回看，身后留下脚印一长串。有深有浅，有弯有直，就像我人生一路走过的脚印一样。我捧起一把沙，放慢呼吸，闭上眼睛，细数着曾经的故事，是留念，还是不舍？是美好，还是遗憾？往事如同眼前的沙子，无法将它一一数清，也无法将它一一回味每个故事的结局。我望着手中的沙子，嘴角露出了一丝浅笑。我把手撒开，让往事和沙子一起在笑里滑落。

我站在海水里，海水有点凉。但拥抱海的人很多。五颜六色的泳衣让人眼花缭乱。而此起彼伏的欢笑声让人心旷神怡。海浪雀跃般的涌动，节奏分明，起伏有致。与海浪雀跃的除了玩海人还有我的心。我打开心窗，拾回被遗忘了的童真，感受着海的魅力，心潮与海潮一起涌动起来。

海风轻拂过我的脸庞，调皮地将我发丝撩乱。抬头望去，夕阳正在将它蕴藏的火红毫无保留地呈献给大地。一群群白鹭在海的上空时高时低地飞舞，旋转。整个天与地、人与鸟，就在这夕阳晚霞里和谐，自然地融为一体。

披一身落霞，载一腔欢愉，轻松地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海腥味还在我身上弥漫，却又闻到淡淡的花香。花的芬芳引诱着我的目光，牵动着我的脚步款款前寻。

原来一个小小的花园，各色各样的菊花在绿叶庇护下娇艳地盛开。红黄白紫，交相辉映。有的像凤尾，有的像龙爪，有的像焰火，有像云朵。煞是好看。我站在清新淡雅的花香里，不由自主地闭上眼睛，蓦然听到花与叶的私语。那声音，轻轻的，细细的，柔柔的。似乎在诉说它们朝夕相伴，不离不弃，走过漫长岁月的故事。

几声鸟鸣，我微微睁开双眼，一幕真实的心手相牵的情景映入我眼帘：不远处，一对年近八旬的老人安详地坐在木条靠椅上，静静享受夕阳留下的余温。一阵风儿吹过，婆婆不由自主地用手抱住自己。老汉站起身来，脱下自己的外衣，轻轻披在老伴身上。然后又坐下来，双手拉过婆婆的手，放在自己的腿上，紧紧地攥在手心里。婆婆用笑意望了望老伴。老伴稍稍点头，二老又继续安详地坐着。他们没有任何语言，动作极平凡，极细微，极自然，极熟络。可是折射出来的是一份温馨，一份从容，一份默契，一份浪漫。

深圳的晚秋，真的很美……

←